

太平治蹟統類

太平清境圖

太平治蹟統類卷二十六

宋彭百川撰

蔡確新州之行

元祐二年詔觀文殿學士知陳州蔡確落職守本官知亳州以御史中丞傅堯俞等劾奏確仕居宰相竊弄威福故縱其弟養成姦贓故也

二月新知亳州蔡確知安州臺官有言故也

三年知安州蔡確知鄧州

四年二月知鄧州蔡確復觀文殿學士知鄧州確落職再及一暮故有是命確在鄧州嘗上章陳乞潁昌府以便私計左正言劉安世言確所陳雖未知可否之報而縉紳之議率皆

不平敢具僉言上達天聽按確姦邪陰險盜遽宰席不能正身率下宣示教化而縱其弟碩招權納賂贓汚狼籍有司論罪當以大辟陛下特加寬貸止送韶州編管確本同居眾謂預聞其事朝廷既不窮治惟以失教責之削其職名出臨偏郡僅能周歲易守南陽當時議者已謂牽復太速碩至貶所未及逾年確遽上言乞令內徙陛下屈天下之法移置黃州自請近鎮臣竊謂確所以敢萌意外之請益賜無厭之求者蓋見近日政事頗多姑息是以先用其弟量移之請嘗試朝廷既不能沮止姦謀遽可其奏確遂敢凌蔑公議輕侮朝廷雖屢蒙非常之恩猶不能滿確之意復託親老願移大藩蓋有以啟之也伏望聖慈明敕三省寢罷確奏以正國體

夏四月壬子先是朝散郎知漢陽軍吳處厚言伏見朝廷牽復知鄧州蔡確觀文殿學士此則朝廷念舊推恩無負於確矣然確昨謫安州不自循省包蓄怨心實有負於朝廷而朝廷不知也故在安州時作夏中登車蓋亭絕句十篇內五篇皆涉譏訕而二篇譏訕尤甚上及君親非所宜言臣謹一一箋釋使義理明白內五篇不涉譏訕亦一例寫錄連粘投進所貢知臣言之不妄其詩云風搖熟果時聞落雨拆幽花亦自香葉底出巢黃口鬧波閒逐伴小魚忙此一篇只是譏刺昨來言事者及朝廷近日擢用臣僚亦不曾謗及君親矯矯名臣郝甌山忠言直節上元閒釣臺蕪沒知何處歎息思公俯碧灣右此一篇譏謗朝廷情理切害臣今箋釋之按唐郝

處俊仕高宗時高宗欲遜位武后處俊諫不宜持國與人由
是事沮臣觀太皇太后聽政盡用章獻明肅故事而主上奉
事太母盡極孝道太母保佑聖躬盡極慈愛而蔡確責守安
州便懷怨恨公肆譏謗形於篇什處今之世而思處俊其意
何也又最後一篇云喧豕六月浩無津行見沙洲東兩濱如
帶溪流何足道沈沈滄海會揚塵海有揚塵人壽幾何尤非
佳語

車蓋亭詩公事無多客亦稀朱衣小吏不相隨溪潭直上
虛庭裏臥展柴桑處士詩一川佳景疏簾外四面風涼曲
檻頭綠野平流來遠棹青天白雨起靈湫靜中自足勝空
蒸入眼兼無俗物憎何處機心驚白鳥誰人怒劍豕青堀

處厚又奏昨爲蔡確安州詩譏訕朝廷上及君親遂有狀繳
奏竊慮確有分析稱所思郝處俊不爲此事臣今以舊唐書
考之處俊所進諫者數事唯此事在上元三年卽上元閒也
故確詩云忠言直節上元閒正思此也 吳安詩爲右司諫
上疏論確譏訕后二日進呈安詩疏太皇太后宣諭安詩論
確譏訕卻不見確文字勘會得吳處厚繳奏乃是通封只作
常程便降付尙書省令再進入要看遂同後疏進入尋復降
出時大夫梁燾右正言劉安世各已兩上疏 壬子進呈安
世等疏詔令蔡確開具因依實封聞奏仍令知安州錢景陽
繳奏確元題詩 大夫梁燾又疏論蔡確譏訕罪狀明白又
令確分析詔安州限三日趣具報朝廷旣用吳處厚言今中

丞李常侍御史盛陶亦各上疏意乃右確實欲罪處厚而不敢正言之 先是左諫議大夫梁燾右司諫吳安詩右正言劉安世共奏早來臣燾臣安詩延和殿奏對具陳蔡確怨謗君親情理切害因會上稟言路更有何人論列伏蒙宣諭惟卿等及劉安世外他人別無章疏臣等不謂御史當可言之地並不糾劾又慮姦黨變亂公議別有奏陳恐開告訐之路臣等尙慮御史臺知臣等已有論奏備禮一言以塞外議若果如此則其包藏姦狀益更明白伏願陛下留臣等此奏候蔡確事畢明正其罪

五月觀文殿學士知鄧州蔡確言臣僚上言臣在安州作詩意涉譏訕詔臣開具因依聞奏一言臣昨來謫降安州包蓄

怨心公肆譏謗形於篇什此是臣僚橫加誣罔激怒朝廷而實不知當時行遣本末妄料臣爲怨望也往年弟碩坐事由臣愚昧失於教察上表待罪乞行誅責上荷聖恩委曲保全止落職移知安州天地之德至大至厚臣日夜感謝未知何以圖報且喜愠不意議者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也臣雖愚陋亦竊聞事君行已之大方況又當感而怨豈人情哉臣前年在安州其所居西北隅有一舊亭名爲車蓋下瞰湏溪對白兆山公事罷後休息其上耳目所接偶有小詩數首並無一句一字輒及時事其辭淺近讀便可曉不謂臣僚卻於詩外多方箋釋橫加誣罔謂有微意如此則是凡人開口落筆雖不及某事而皆可以某事罪之曰有微意也臣以瀆

溪舊有郝處俊釣臺因歎其忠直見於詩句臣僚謂臣譏謗君親此一節中傷臣最爲深切又指臣使東海揚塵故事而妄有裝點按神仙傳言蓬萊水淺及海中揚塵此是神仙麻姑王方平之語也又言古今詩句用此事者稍多只如近年蘇軾作坤成卽大宴致語亦云采得蟠桃歸獻壽蓬萊清淺半桑田蓋祝壽之辭猶用之何得謂臣用此故事爲非佳語先是安燾嘗與同列曰海變桑田事蘇軾亦嘗用作聖節樂語於是確果以軾爲言眾皆疑燾實密風之也 辛巳詔蔡確責授左中散大夫守光祿卿分司南京起居舍人權中書舍人王巖叟行蔡確責辭曰人臣之義莫重於愛君天下之誅無先於訕上確姦回無憚險詖不疑以舞文巧詆爲身謀

以附下罔上爲相業先帝與子何云定策之功太母立孫乃
敢冒天之力陰結朋邪之助顯爲眾正之仇日者寵榮充滿
於冢司贓賄貫盈於季第坐觀奢靡之無度不問貪冒之所
從陽若不知潛與爲地朕旣屈邦憲以貸碩萬死又抑人言
而置卿兩全曾不反思尙茲歸怨形於指斥播在歌詩託深
意以厚誣包禍心而莫測味思人之作見切憤於權宜覽觀
水之章知樂逢於變故夫豈沾沾之多易蓋皆怏怏之餘言
尙以列卿俾分留務聊著爲臣之戒用嚴垂世之規往服寬
恩罔貽尤悔 吳處厚常從蔡確爲山陵司掌牋奏官處厚
欲確以館職薦已而確不薦用由此怨確故繳進確詩士大
夫固多嫉確然亦不直處厚云 蔡確旣責左諫議大夫梁

燾左司諫吳安詩右正言劉安世以爲責輕御史中丞傅堯
俞侍御史朱光庭相繼論列安世言臣竊聞朝廷以蔡確爲
光祿卿分司南京者臣按確嘗位宰相輔政無狀弟碩贓污
罪惡貫盈確本同居謂預其事陛下旣不窮治又貸碩死仍
免決配惟令編管確以失教爲名止從薄責朝廷之恩亦已
極矣而確不知圖報猶怨望作詩什輒敢謗訕罪狀顯著法
所不赦而今來責命太輕未饗輿議非惟失祖宗之意亦恐
傷陛下孝治之風伏望聖明更加詳慮早加竄殛以慰人望
右諫議大夫范祖禹言確之罪惡天下不容公議伏乞處
以典刑更賜重竄 初輔臣以簾前共議再責蔡確獨純仁
與王存以爲不可純仁曰方今聖明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

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日舉動宜與將來爲法式此事甚不可開端也又引尙書所言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之說 丁亥詔蔡確責授英州別駕新州安置給遞馬發遣沿路州軍差承務郎已上官及量差人伴送出去逐州交割如無承務已上卽差本路職官 呂大防及劉摯等初以確母老不欲令過嶺太皇太后曰山可移此州不可移大防等遂不敢言旣於簾前畫可而退范純仁復留身揖王存進說以爲不宜置確死地太皇太后不聽純仁退謂大防曰此路荆棘七八十年矣奈何開之吾儕正恐亦不免耳 權中書舍人王巖叟行確責詞云聖人察言以觀行要在去凶春秋原意而定

誅貴乎當罪義之所在朕不敢私蔡確象恭滔天懷詐迷國
同林甫之深險固不易窺甚盧杞之姦邪信其難辨忠義痛
心於四海善良側目於兩朝家積之殃昧而不知己求之禍
大而莫測陰遣腹心之黨自稱社稷之臣期惑眾人邀圖後
福而賴神奪之鑒天誘其衷使以不道之言發於緣情之作
險意潛驚於眾聽醜詞妄詆於慈闈雖朕德之所招顧母慈
之何負昨奉聖訓稍從寬科而公議沸騰予心惻怛未喪朋
邪之氣只傷慈孝之風優施笑君猶行夾谷之戮驩兜黨惡
尚有崇山之誅宜正典刑以威姦慝假再生於東市保餘息
於南荒不獨成朝廷今日之安蓋將爲國家亡窮之計往服
矜貸無忘省循遂行下已而范純仁亦不言劉摯曰明日當

於簾前論之然彥臣等訖無改命 他日太皇太后御延和殿宣諭三省曰前日責降蔡確外議如何宰臣呂大防等曰確積惡久矣今來罪狀尤不堪須合如此施行惟是確之朋黨必有不樂者又宣諭曰確罪前後不一昨終以先朝舊相因其自請備朝廷禮數令其外任輒懷怨望自謂有定策大功意欲他日復來妄說事端眩惑皇帝以爲身謀皇帝是神宗長子子繼父業其分當然昨神宗服藥旣久曾因宰執等對時吾嘗以皇帝所寫佛經宣示其時眾中止是首相王珪因奏延安郡王當爲皇太子餘人無語安燾其時見確有何策立功勞若是確他日復來欺罔上下豈不爲朝廷之害恐皇帝制御此人不得所以不避姦邪之怨因其自取如此行

遣蓋爲社稷也

五月大夫梁燾言今月二十四日有本職公事同右正言劉安世延和殿進呈蒙太皇太后宣諭近日行遣蔡確只爲官家及社稷不爲自家卿等言事盡忠太皇太后與官家總知今後常如此著又曰臣僚初時甚好纔到富貴便須改節燾遂復奏曰小人但務姦邪以保富貴朝廷亦可保其富貴太皇太后曰如能以正道始終所得富貴更是長久御史中丞傅堯俞侍御史朱光庭言邢恕乃蔡確死交其姦狀眾所知確旣貶竄其徒不無反側若重責恕其他一切置之則天下服而眾心安矣是日詔丁憂人前朝奉郎直龍圖閣邢恕服闋日落龍圖閣降授承議郎添差監永州在城鹽場兼

酒稅務中書舍人鄭雍行責詞曰言行堅僞王者之所必誅
□□□□聖人之所不赦邢恕誦古訓典服儒衣冠不師孔
孟之言專鼓儀秦之舌凶人旣竄餘燄未消蓋正典刑以清
醜孽汝之自貽伊戚其又何辭焉吾於屈法申恩可謂無負
矣往服寬典尙蓋爾愆 先自恕自襄州移汝州專抵鄧州
見琴確相與謀所造定策事後移河陽司馬康始除喪赴闕
恕特招康道河陽因言確有大功不可掩勸康作書稱確爲
他口全身保家之計康與恕同年登科又以恕出其父光門
下信之不疑作書如恕言留恕所恕本意必得康書者蓋以
爲司馬光之子云爾則確定策事可取信於世不疑旣而梁
燾自潞州以左諫議大夫召燾已道溫縣入朝恕人要燾出